# 開放文學 -- 英雄傳奇 -- 飛龍全傳
## 第五十一回 馮益鼓兵救高將　楊業決水淹周師

詞曰：　　堪悲金革，暴露奔波，驚傳刁鬥夢魂呼。貪名圖利誰嗟怨，何處家鄉室又孤。寄身鋒刃，法重威多，怎分水火命來鋪。三軍應賤糧殊貴，一將功成萬骨枯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楊懷亮奉了楊業之命，領本部兵至鐵籠原，與馮益同守谷口，兩下各立營寨，彼此照應，期待高懷德困死谷中，以收全功。是日，懷亮因累日辛苦，伏几假寐片時，祇見營外走進一人，頭戴金襆頭，身穿白龍袍，揚揚赫赫，立於面前，叫聲：「懷亮兒，你怎麼骨肉不分，助異姓而殘手足乎？」懷亮舉眼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父親高行周。即忙跪下，叫道：「父親因何至此，孩兒自幼失離，拋棄多年，今在楊令公帳下招為義子，不能省視父母，兒之罪也。但孩兒從不曾幫助別人傷殘骨肉，父親此言何故？」行周道：「別的莫說，祇這鐵籠原被困之人，難道你不知麼？」懷亮道：「那鐵籠原內被困的，孩兒雖不知他姓名，總是敵國之人，該當如此，父親說他則甚？」行周道：「祇這一人，便是你自戕手足，傷殘骨肉了，尚不自悟，還要多言！」說罷，往外就走。懷亮忙叫道：「父親且慢去，孩兒還要問個端的。」叫了數聲，行周並不答應，一直往營外去了。懷亮隨趕出來，卻已不見蹤跡，不覺放聲大哭，便哭了醒來。見桌上燈燭通明，帳外巡邏已打三鼓。

懷亮定性一回，呆呆想道：「此夢做得甚奇，方纔明明見吾父親說吾傷殘骨肉，又道谷中被困之人就是手足，吾想手足乃是弟兄，吾祇有一個哥哥，名叫懷德，他諒來好好的住在家裏，或者在於父親衙中，怎麼谷中的就是吾哥哥起來，實是難猜。」忽又想道：「這被困的既是吾哥哥，怎麼夢中又見父親來說。若是父親來托夢，難道父親已棄世了不成，這些緣因，叫吾怎能明白。就是被困之人，前日吾在陣上與他交鋒之時，武藝果然高強，祇是面貌依稀廝像我哥哥，但天下同貌的甚多，我一時也不好想得。祇恨著交鋒時不曾問得姓名，終於難辨是否。」左思右想，忽然說道：「有了，我且待明日夜間，修書射入谷中，要他回答，如若果是吾哥哥，我好計議救他，兄弟既得相逢，連父母的存亡也就曉得了。」主意已定，等至明日黃昏，悄悄修下了書。

至二更時分，兩下營中都已寂靜，懷亮便令心腹軍士：「以巡邏為名，將書射入谷中，等了回書，前來報我，須要機密，斷勿洩漏。」那軍士奉命，將書藏好，手執弓箭，先往谷口緊要之處，假意巡視了一遍。悄悄踅到山僻高處，取出書來，縛在箭上，去了箭鏃，搭上弓弦，望著谷中射去。正值軍士坐地，聽得箭響，取來一看，見箭上有書，忙來獻與懷德。懷德接來拆開觀看，喜得月色朦朧，可以照看，祇見上面寫道：

鄂州高懷亮，奉令擁兵守谷，盡職役也，不意夢有所感，憶念手足漂離，未知所在，今谷中敵將，蹤跡可疑，如係同胞，可書名號為照。如其不然，別有商量，軍中機密，毋得自誤，立候回音，以便酌處。

懷德看罷書，失聲淚下，說道：「吾弟不知存亡，誰想在於此地，若非皇天相信，安得有此機會，使吾兄弟重逢，此真大幸也！」隨身邊取出筆硯，就在字後寫著幾句道：

鄂州高懷德，督兵伐叛，被困幽原，糧草已無，事在危急，天遣賢弟相救，何幸如之！今以的名為照，速宜裁度，會面之時，細談委曲，立望！立望！

寫罷封好，仍縛箭頭，至原處射出。那軍士正在等候，拾了書，歸營來送與懷亮。懷亮拆開觀看，見了書詞，汪然淚下道：「若非此夢，幾使吾兄無葬身之地矣。」遂重賞了軍士。

至天明，懷亮持書來告馮益道：「小將父親高行周，生我兄弟二人，今兄懷德被困谷中，昨夜夢見父親來告，方知其實，因此特來稟知總管，望乞設謀垂救，小將感戴不忘，若事不成，願與吾兄同死。」言罷，淚流滿面。馮益聽言，奮然說道：「我亦周臣也，因得罪，投於山後，原非得已，今既有此事，我當與汝定計，救出爾兄，同去歸周可也。」懷亮拜謝道：「總管若肯如此，愚弟兄雖死不忘盛德。」於是馮益差人暗暗詣周營報知其故，約定黃昏，聽炮響為號，便當引兵來接應，兩下知會定了，都已整備。

至晚，馮益撤去圍兵，放起炮來。高懷德聽得外面炮響，料著兄弟來救，即引部兵從內殺出，馮益招呼，合兵一處，殺奔關下。哨馬報入關中，令公大驚，令延昭領兵三千，速去拿來見我，延昭得令，領兵出關，正遇懷亮。延昭道：「父親以汝為子，恩義兼隆，汝乃背反而去，是何道理？」懷亮道：「兄弟之情，不敢不救。」延昭大怒，挺槍直刺。懷亮舞鞭相迎。戰不數合，懷亮不敢戀戰，正待要走，忽正南上來了一支人馬，當頭便是鄭恩，舞刀來攻，延昭抵敵不住。那馮益與懷德催動後軍，掩殺過來，延昭勢力不支，回馬引兵而走。比及天明，周兵合為一處，來見世宗。世宗見救出懷德，又添二將，又得了許多軍馬，心懷大悅，即封馮益為御營團練使，高懷亮為副先鋒，二人謝恩。懷德同弟懷亮拜謝匡胤等諸將。匡胤道：「前者吾亦被困，蒙眾位之力，得脫其難，凡在同朝共事，何必言謝，喜得汝兄弟重逢，誠因禍而得福也，我等眾人當共設一席，聊為慶賀。」眾將道：「當得如此。」遂乃設席營中，彼此暢飲，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世宗下令：「各營諸將，整頓營伍，攻取金鎖關。」諸將得令，分頭攻打，聲勢甚銳。楊業見馮益懷亮二人叛去，悔恨無及，召諸將計議道：「周兵攻城甚急，爾等諸將有何謀畫以破之。」延昭進道：「周兵連營六座，攻吾關隘，意在必得。兼之趙匡胤、鄭恩、張永德、二高皆虎羆之將，似難與爭鋒。依兒之見，今且不必與之交戰，俟其懈怠，大人設計以破之，易如反掌矣。」楊業聽言大喜道：「吾兒此論，暗合吾心。」遂下令諸將，按兵不出，堅守城池。

當時又過了數日，楊業帶了數騎，上高阜處觀看周兵，見旗幡嚴整，軍士雄偉，列營於汾水之原，兵勢浩大。又看那龍川水勢，白浪滔天，接連汾水。楊業看了，大喜道：「已入吾掌中矣。」回馬入帳，對王貴等說道：「周師十數萬，旦夕必受吾累。」諸將問道：「主帥何以知之？」楊業道：「不識地利，安能活乎？」諸將盡皆未信。時當八月初旬，涼風透體，秋雨連綿。楊業差撥軍士，整備船隻，檢點水具，聽令應用。延昭問道：「陸地行兵，何用船隻？」楊業道：「兵家玄妙，豈爾所知也！兵法云軍入陷地，有犯天時，逆天行道，必敗之道也。方今秋雨連綿，汾水必然暴漲。吾故差人整頓船筏，備齊水具，往各處水口壅住。待等雨甚水發之時，放開閘壩，其水衝下，周兵盡為魚鱉矣。」延昭拜服道：「大人神機妙算，豈兒輩所能測也！」正是：

安排妙計擒豪傑，預定奇謀捉帝王。

卻說周兵因連日秋雨不止，滿營皆濕，匡胤來見世宗，奏道：「今吾大兵列於汾水原，地勢甚低，前望龍川，水勢泛溢，近日秋雨淋灕，倘楊業效漢關公決水之計，吾兵何以當之？」世宗道：「朕正慮此，未得其策。」即傳軍師王朴計議其事。王朴奏道：「臣夜觀天象，見殺氣聚於本營，於大軍甚為不利，主公速宜拔營移寨，庶幾可以免禍。」言未畢，祇聽得帳前一派的聲響，如萬馬奔騰，似千軍震鼓，澎澎湃湃，洶涌而來。世宗大驚，出帳上馬。祇見四面八方，水勢滔天，風雨更甚。各營將帥要備船隻，已來不及，頃刻之間，平地水長數尺。軍士慌亂，無處躲逃，惟有追波逐浪，淹沒漂流而已。此時趙匡胤保了世宗於高處奔走，正遇楊業父子各駕快船，搖旗擂鼓而來，見世宗繞岸而走，即便棄船登岸來追。匡胤怒聲若雷，揮刀躍馬，抵住楊業交戰。戰上數合，王貴一馬又到，匡胤奮力抵敵。卻好鄭恩、張永德、高懷德一齊殺來，見北軍勢盛，不敢戀戰，保了世宗先走。匡胤力戰，楊業又有王貴幫助，戰鬥多時，料不能勝，回馬拖刀而走。楊業那裏肯捨，拍馬追來。此時匡胤單騎奔走，纔過龍川壩，不期路滑泥濘，縱蹄一失，連人帶馬，陷入川澤之中。楊業一馬趕到，提起金刀，正劈個著，祇聽得一聲霹靂，匡胤頂上現出真龍，伸足往上抓住，金刀便不能下。楊業大驚，心下想道：「真命之主，不可傷也。」忽匡胤坐下赤兔馬，紅光一現，騰的縱出澤中。匡胤急帶絲韁，正要望前奔走，祇見楊業勒馬提刀，不來追趕，叫聲：「且慢，此去絕路難行，君須望南而走，便是大路。當記今日楊業不殺之恩。」言罷，回馬而去。後人有詩以表之：

殺運英雄角逐秋，鏖兵接下陣雲收。

驊騮已陷翻騰起，帝主威風蓋九州。

卻說趙匡胤誤被馬陷澤中，又見楊業追到，舉刀便砍，一時眼前昏黑，意亂心迷，一會兒纔得清醒，那馬已立在岸上。又見楊業勒馬停刀，指明去路，又說當記不殺之恩，言畢而去。心下沉吟，不知何故，策馬向南而走。祇見當頭一彪人馬到來，卻是鄭恩，因不見匡胤，領兵來尋。當時見了，一齊沿岸向南而走，但見水勢汪洋，各營軍馬盡都淹沒，其餘會水得命者，不上一二萬。後人有詩嘆云：

萬馬爭奔勢若潮，一時軍卒盡流漂。

可憐無數河邊骨，猶帶冤聲涌怒濤。

諸將保了世宗，退至數十里，招集得命軍士，扎立營盤，查點將士，不見匡胤鄭恩二人。世宗心慌，正欲差人尋覓，忽報二將已到，世宗方始心安。二人見駕，各各慰安。少頃，文武官員，隨征將士，漸漸復集。世宗見折了許多人馬，忿怒不已，乃謂諸將道：「數日前已有神明報知其事，朕尚未明其故，不想今日果應斯言，殊可痛恨！」王朴奏道：「氣數有定，故不能逃，但勝敗兵家常事，陛下不必憂焦，有傷聖體。」世宗怒道：「朕誓與楊業決一死戰，以報其讎！」匡胤奏道：「不可，軍士折傷大半，糧餉不繼，士卒已無戰鬥之心，陛下苦與之戰，恐其不利。不如暫且班師，再圖後舉，諒劉崇如釜中之魚，安能逃其生哉？」世宗自知銳氣已挫，難以奮興，祇得允從其議。先差人至忻州，暗暗抽回岳元福這支人馬，然後下詔班師。各營將士得旨，無不歡喜，盡皆整頓回師。岳元福奏道：「陛下，進兵易，退兵難，今楊家與劉崇聲勢相依，非可小視，倘楊家探知我軍退去，密地出兵來追，甚非所利。為今之計，陛下可命將斷後，以防彼兵追襲，陛下前軍緩緩而退，便無患矣。」世宗聽奏大喜，即命高懷德、高懷亮、馮益三人為前鋒，鄭恩、岳元福、馬全義擁重兵斷後，自與趙匡胤、張永德、符彥卿、王朴、史魁等以下戰將並宿衛軍馬居中，即日焚其營寨，班師回朝。不提。

且說楊業水淹周師，大獲全勝。探馬報到周兵拔營退去，當有五郎延德進言道：「周兵喪膽而去，孩兒願領輕騎追襲，務要趕上，將周主拿來獻功。」楊業道：「不可，兵法云歸師勿掩，窮寇莫追。吾觀周將知識者多，彼軍雖退，必有強將斷後，汝若追之，反遭其算矣。」延德乃止。正是：

運籌帷幄能相慎，決策疆場不受欺。

楊業既勝周兵，差人報捷於劉崇。劉崇得報，憤然嘆道：「高平之戰早得此人，焉有大敗？」即遣丁貴齎羊酒金帛等物至營中賞勞，令公拜受，俵分諸軍，眾各歡喜。次日，楊業隨丁貴入城朝見，劉崇安慰之，說道：「累卿遠來，大勝周兵，於孤家振威多多矣。」楊業奏道：「此皆大王之福與諸將之能，臣有何功，敢蒙獎譽。」劉崇大喜，設宴款待。是日君臣暢飲，盡歡而撤。楊業辭駕謝恩，因又奏道：「契丹奸詐莫測，勿宜親近，如竭府庫以與之，彼終無厭，而大王則自空其國矣。」劉崇深然其言，又賜以金珠珍玩之物，楊業拜受辭歸。至次日，下令拔寨回兵，正是鞭敲金鐙，人唱凱歌，大軍在路無辭。

不日，將至五臺山，楊業對王貴道：「五臺山有智聰長老，精於禪理，能知過去未來，久欲會晤，未得其便，今幸有此機會，欲與足下同往一訪，何如？」王貴道：「吾亦久聞此僧善知相法，公若去見，小將當得奉陪。」楊業遂將兵馬屯扎山下，同了王貴，帶了七子，後面跟隨著十數騎，一行人齊上山來。此時中秋以後，久雨初霽之時，見那山色空蒙，雲光映遠，層臺聳兀，峭壁巍峨，正合著兩句古詩道：

晴光開斷壁，曝色半松亭。

楊業帶了眾人上山來，至寺前下馬，抬頭看那山門上，有一匾額，鐫著五臺禪寺四個大字。當時先著人進寺通報。不多時，智聰長老出來迎接，一行人進了山門，走過幾間大殿，至方丈見禮，分賓而坐。童子獻茶已畢，長老問道：「不知將軍貴駕降臨，有何高論？」楊業答道：「小可太原人氏，武職出身，姓楊名業，表字繼業。因救河東之厄，得勝回師，久仰禪師明測禍福，精察窮通，故此特來參禮，叩問前程，懇乞指示迷津，幸勿隱吝。」智聰道：「久仰將軍英名遠布，今垂枉顧，貧僧法緣之幸也。」楊業遂令左右獻過禮物，乃是黃金十兩，紵絲二端。智聰辭不敢受。楊業道：「些須薄物，聊表相見之情，切勿固辭。」乃命童子收過。遂而叩問終身，要求指點。長老道：「將軍乃當代之柱石，舉世之英雄，今日運籌帷幄，他年垂名竹帛，又何待貧僧饒舌，妄擬清白哉。」楊業堅請再三，長老道：「既將軍不棄，貧僧有四句偈言，望將軍記取。」楊業道：「願聞。」長老遂將紙筆鋪排，寫出一首偈言道：

立名無佞，建業天波。

辛勤勞苦，李陵榮枯。

寫畢，遞與楊業。楊業細看，不解其意，再三懇求，欲為解說。長老道：「此天機也，久後自應。將軍已能循理而行，其後福豈有量耶。」楊業遂將偈語收藏。又喚過七子，與智聰相之。智聰逐一相過，說道：「皆棟梁之器也，貧僧何用多言。」楊業道：「理貴直言，小可決無見怪，望禪師明言之。」長老笑道：「既將軍不嗔，貧僧祇得冒瀆了。細觀七位將軍，皆是忠國勤民之相，祇可惜剛直太露，他日恐不得其善終。七郎君目有變睛，須防箭危。惟六郎君形貌光舒，可保其爵祿。然一生有憂無樂，好事多磨，雖得令終，未許安享。貧僧所論如此，亦在諸位小將軍之自保耳。望將軍勿罪。」楊業聽罷，撫掌大笑道：「大丈夫得死於沙場，幸也，何用計較哉。」此時天色已暮，智聰令侍者安排素席相待。眾人席上各訴平生豪氣，談笑悠然，直飲至興盡更闌，就於寺中安歇。

當時眾人都已寢定，內中祇有五郎延德寢不能寐，他因日中聽了智聰之言，心懷憂懼，反側難安。遂乃披衣而起，要往禪房來見長老，求個趨避之方。祇因這遭兒此心一發，有分教──身處寰宇之中，心超塵俗之外。正是：

功名事業人皆羨，生死機關誰肯參。

畢竟延德去見智聰有甚說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